

韩星出道难,难于上青天

◆ 范清刚

几乎没有人不羡慕明星的耀眼光环。聚光灯下,款款登台,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然而,又有多少人知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绝非耸人听闻。对于韩国艺人来说,在每一个成名的艺人背后,都站立着成百上千个梦想破碎的人。

练习生千里挑一

周六的下午三点,S.M公司韩国总部依旧人满为患,因为这里有太多的励志故事:韩国乐坛领军级人物,韩国乐坛的奇迹组合H.O.T是很多年轻人的偶像;韩国最具有代表性的女子组合S.E.S,以亮丽青春的外形和轻松活泼的曲风受到韩国年轻一代的喜爱;Shinhwa男子组合华丽的舞蹈更令人目不暇接;BoA、Dana、M.I.L.K、Black beat、东方神起、天上智喜、Super Junior、张力尹等等均耳熟能详。以前的他们都曾站在这条起跑线上,出道前他们也默默无闻,现如今都成功地站在了聚光灯的最中央。

许多稚嫩的面孔都极度兴奋,他们正在等待参加例行的练习生的海选。这些12到16岁的少男少女希望自己能够入围与S.M签约,成为他们的练习生,踏上自己的成名征程。但在韩国新人辈出的娱乐圈出名并不容易,“经纪公司投资的是金钱,艺人投资的是青春,我们的想法就是把一块本来只值20块钱的手表,以1万块钱卖出去。”一位韩国经纪人总结说。

练习生的选拔极为苛刻,据报道,韩国普通“练习生”的选拔已经达到了800选1的激烈程度,较中国同类选拔更甚。如果你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的话,可能会成为那800名中唯一的幸运儿而成为练习生,但练习生并

不意味着成功,仅仅是开始。

经纪公司根据每个人的自身情况安排训练的时间,少则几个月,多则七八年,一般情况下两到三年不等。训练期间的练习生有可能因为唱歌不好或者长大后形体外貌走样而惨遭淘汰,而且淘汰率高达50%。目前正在中国发展的韩国籍女艺人Sara透露过韩国的一些练习生制度:“一般的培训生(即练习生)在10岁左右就要进入公司,在15岁的时候就会参加考试与艺人选拔,这个过程是非常严格的,从声、台、体、表,包括化妆造型都要学习,而且有严格的考核,不合格的会随时淘汰。”目前当红的5人组合东方神起和13人组合Super Junior基本属于同一时期参加培训的练习生,当时有大约30个练习生和他们一起培训,最终这18个人出道成名。此外,东方神起的队长郑允浩也曾当了5年伴舞。

整容几乎是每个练习生必经的一关,训练期间每个人都要按时接受“镜头测试”,也就是在舞台上让镜头拍摄自己前后左右各个角度,然后由专业人士给出评估,这个评估是练习生是否需要整容以及如何整容的重要依据,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从各个角度看更加完美。有报道称,目前韩国一线歌手大多都接受过整容,大则动刀隆鼻、小则打针瘦脸。比如神话组合的成员基本上都打过瘦脸针。

集中营式的训练

练习生过着“压力巨大”的生活。他们不仅工作强度非常大,还要忍受公司的“压迫”,层层压力之下,每个韩国练习生都如履薄冰,生活异常艰辛。如果顺利,他们凭借自己过硬的

基本功就会顺利出道,如果机会迟迟不来,他们多年的努力就会付诸东流,甚至永远也不会成为舞台上的明星。

经纪公司对练习生的要求极为苛刻,很多成名的艺人回忆起以前的训练都难掩情绪的激动,他们的练习生涯简直是在集中营中度过的。“艺人在受训时,一定会挨打。”韩国MC娱乐公司的副社长金成范说:“不过这也没什么可怕。能顶下来的,以后再遇到什么难题都不会打怵。顶不下来的,就证明不适合这行,早早退出重新定位自己,反而是好事。”他认为很多中国人对此不理解,是因为两国间对于体罚的理解存在偏差。神话组合里的成员ANDY,据传就曾被经纪公司的社长殴打。

2003年,成都最早跳街舞的太子被韩国一家经纪公司看中,被选往韩国接受一年的“练习生”生活,当时他与还是一名舞者的郑智薰是同台演出的搭档。本来太子极有可能也成为当红明星,由于种种原因,太子最终放弃了加入“东方神起”,太子对此表示并不后悔,在韩国的一年让他切实感受到了韩国娱乐圈的残酷:“我们每天要跳8小时的舞,都从一些最基础的基本功练起。譬如大家看到我经常跳的那个类似振动的动作,练习了差不多一个月,每天要做4-6组,每一组要练习3000次,全身每个部位都要抖动。”

为了考察每位练习生是否用功,老师想出了一个变态的办法:为每人准备一个小桶,每天练习完要求大家将衣服拧干,汗水要装满半桶才能过关。“实在没有办法,我只能吐些口水或者倒点矿泉水蒙混过关。”

成都男孩马雪阳因为参加2007年“快乐男声”踏进了娱乐圈,前往韩国进行了长达半年之久的学习,能够到演艺事业非常发达的韩国学习,这对有志于在娱乐圈发展的年轻来说无疑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然而事实上并不是大家想的那样轻松,马雪阳这样描述自己在韩国的半年:“每天早上9.10点起床,吃过早餐后便前往健身中心,根据各自的特点,在健身教练的帮助下锻炼身体!”两个多小时的锻炼后大家各自回家吃午饭,稍微休息一下就要去教室学习声乐,直到傍晚6点,这还不算完,晚上8点到12点的舞蹈训练才是最难熬的。一天的训练终于结束了,回到住所他们筋疲力尽,洗澡都不想洗,倒头便睡。

当红明星韩庚对于在韩国的练习生经历也记忆深刻:“当练习生的时候,最多每天要连续练习20个小时。”魔鬼般的练习让韩庚很辛苦,但是从不放弃的他一直很坚强,甚至连骨折了两个月自己都不知道。“当时确实也不知道哪里受伤了。有一天我做俯卧撑的时候觉得胳膊很疼,去医院拍了片子之后医生说,你这儿骨折了。我问什么时候骨折的,他说两个月前,已经长好了。”

苛刻的训练毕竟是为了自身的发展,很容易被练习生们接受。但经纪公司提供的偏低的生活费给练习生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练习生的吃住都由经纪公司统一安排,费用由经纪公司支出。

经纪公司提供的生活费对于绝大部分练习生来说都不够用,诸多开支中,只有伙食费是练习生们能控制的,为了其他必要的开支,他们不得不一再的降低自己的伙食标准。东方

神起的成员金在中在做练习生期间为了解决生活费问题甚至去献血,用献血钱买饼干;为了省下坐公交车的钱忍饥挨饿,最后以至于休克。

买衣服是练习生生活中能控制的第二大开销,为了节省开支,他们尽量不买衣服,相互之间经常乱穿。金希澈刚进S.M时,被分配到与金在中和郑允浩住同一宿舍。年纪都不大的几个男孩,身材差不多。郑允浩就常常拿起金希澈的衣服就往身上套,金希澈一遍遍地警告郑允浩不准乱穿他的衣服,然而屡不奏效,金希澈无奈只能挑选颜色鲜艳的服装,这招还真灵,郑允浩不再乱穿金希澈的衣服了,而金希澈却因此找到了自己的搭配风格,真是一箭双雕。

节衣缩食可以,但是如果回家,车票钱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省,这对于生活费不充裕的练习生来说是一笔很大的开销,东方神起的成员为了省下车票钱往往周末也不回家,一直待在公司里训练。离家近的李特、恩赫和俊秀,每次练习后经常一起回家。有一次,他们在车票钱不够的情况下,买了两张票,利用身材瘦小的“便利”躲过检票。

除此之外,练习生们的居住也由公司统一安排,练习同一类基本功的人住在一起,故而往往是很多人挤在一个狭小的房间。这还是条件比较好的,有的甚至会被安排在公司阳台或者在办公室打地铺,这样的集体宿舍自然没有私密可言了。

韩星在舞台上的光芒四射就是在这样的严苛训练和艰难生活中打造出来的,而且,能够出道成名的,只是无数练习生中极少数的幸运儿。
摘自2014年4期《看世界》

爱:外婆和我

殷健灵



17.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失去亲人
“什么!”我几乎要跳起来。我不敢相信卧床的外公居然有力气一拳把外婆打成这样。我想愤怒,但无处发泄,只能代之以哭泣。眼泪扑簌簌不停地往下掉,我觉得自己的胸口也隐隐作痛起来。我真想代替外婆痛。

外婆也许是要安慰我,继续压低声音说:“不过,这回,我反抗了。”“怎么反抗的?”我继续闷声哭。“他把我推倒地上,我顺势拿起小板凳,用手指着他,说,‘蒋团团,我看你再敢无法无天!’”外婆有些得意地向我描述。团团,是外公的小名,外婆这么连名带姓一吼,声色俱厉,真把外公唬住了。几十年来,这大概是外婆第一次反抗。我无法描述自己的心绪,因为心疼外婆而愤怒,我想自己已经拥有了和外公理论的能力,可是想到外公的病和来日无多,我一时又愤怒不起来。

外公是在我大学一年级的寒假前去世的。1991年1月17日,正值第一学期期末考试。那一晚,我在梦里听见有人说,“外公没有事了。”以后几天,我带着隐隐的担忧考试,直到考完最后一门,才接到父母的报丧电话。其实,外公在前几日就在家中去世了,爸爸和妈妈第一时间赶回了上海,怕影响我考试,才暂时瞒住了我。我在传呼电话亭里,拿着电话痛哭失声。

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失去亲人。
不知是不是冥冥中的巧合,1月17日,是外婆的阳历生日。从此,外婆再也不过阳历生日,只过阴历生日。她的阴历生日是十二月十三。每一年,我们都不会忘记这个日子。

外公去世后,外婆和我、我的父母一起回到南京过寒假。外婆悲伤了一阵,但似乎不久就解脱了。她很快适应了新生活。寒假过后,外婆又与我一起回到上海。从此,真正开始了我们两个人相依为命、相互支撑的日子。

算起来,我迄今为止的人生中,和外婆相处的时间最长。年幼时,她带大了我。少年时代又断断续续地生活在一起。之后,大学四年,工作之后的十九年,整整二十三年,我都

没有和外婆分开过。而家里只有我们俩的日子,就持续了十年。这日子和其他的岁月都不一样,平淡、清静、寂寞、温暖、悠长。

大学第四年,我不住校了,几乎天天都和外婆在一起。和以前不同的是,我不再和外婆睡在一张床上。外婆睡楼下,我睡楼上。我不再像小时候那样任性,爱和外婆发脾气,开始试图帮外婆分担一些家务,在天井的公用水龙头那里给她洗衣服,陪她去买菜、搬煤饼……不知不觉中,一些难度较高的菜,也由我来掌勺了。外婆年纪越大,似乎越需要依赖别人,自信心也减弱了。她时常会显出没有主意的样子,需要征求了我的意见,才能放心似的。

妈妈交给外婆的我的生活费,外婆一分未花,都存了起来。而我大学期间得到的高费和奖学金几乎可以维持我的日常开支了。有了结余的钱,我给爸爸买了一件T恤,给妈妈和外婆各买了一双皮鞋。这是我第一次送他们礼物。送给外婆的那双皮鞋,浅口,浅绿和墨绿相拼。她约莫很喜欢,几乎天天穿,穿了十多年,直到旧得不能穿了才扔掉。

外婆一直没有给自己添置衣物的习惯。她的衬衫、毛衣、睡衣、外套、呢大衣均出自妈妈的巧手。后来又多了一个我,妈妈做不了的,羽绒服、棉裤、羽绒背心之类就由我来解决了。外婆时常把那些我买给她的东西一样一样展示给邻居看,兴奋和满足的样子好像孩子似的。

我便会觉得有趣,长辈对晚辈的恩惠,晚辈多半会觉得平常,仿佛是应得的;而晚辈对长辈点点滴滴的好,长辈却总会用放大镜来看,受宠若惊。世间的亲情大抵如此。然而,这又是多么不正常。若是能够倒过来,亲人间的美好或许还会更多些。

下班回家,我和外婆说各种身边发生的琐事以及亲近的人,为了便于她的记忆,我用各种外号指代那些需要她记住的人,比如“老头儿”“不回家的人”“老头儿的女儿”“猫”“外国老头”……熟悉我的人,也都知道我有个形影不离的外婆,认识了我,也就等于认识了我的外婆,不管那个人是否见过她,他们都会自然而然地知道外婆在我心里的位置。其实,我还是外婆眼里永远的那个小孩儿。

41.不由大吃一惊

张潮青、俞能贵等六人仓皇向城外跑去,却发现前后左右的路口街衢都出现了人声与亮光。守备千总各率人马,于街头指挥。每个街口均有几十名的官兵,用长竹竿挑着灯笼,伸出前方,又有马匹来回踱动,手令报信。然后各个街口的官兵就逐街逐路地围逼过来!

张潮青等人被逼得退到一隅,不料前面路头又亮了起来!张潮青遂与众人嘀咕了一下,忽然提刀往前冲去,一边高喊:“前边别跑!别让跑了!”路口的官兵猝不及防,还没明白什么事情,已被这伙官兵冲了过去!可是再到前面一个路口,官兵已经得信,知道刺客皆身穿兵服,业已严阵以待。

张潮青与阿贵等人紧急计议一番,便于黑暗中脱了紧箍兵服,皆着黑色短褂,然后贴着墙角猫进。待差不多时,几人一声嘶叫,举刀砍杀过去。那个举着灯笼的,先被砍翻在地!

这几十个官兵,如何抵挡得住张潮青、阿贵他们突如其来地搏命砍杀,又加忽然之间灯笼熄灭,一片漆黑里顿时人仰马翻,四处逃散!

六人奔到城墙下,从草中抱出一捆粗绳,身后却已传来马蹄声和官兵追杀的嘶吼声。六人从颓塌的宇墙攀上城墙,又连忙在雉堞处找地方系上绳子。

凡人开始分头坠下城墙时,把总率几十名骑兵已经赶到。可是上面漆黑一团的,马匹又上去不得,把总毕竟不敢轻举妄动。

张潮青不由分说,自己握刀断后。一边脚下的人声马嘶和火光越来越大,张潮青遂最后一个翻身握绳,下了城墙。

不见上头动静,借着人多,把总率人一窝蜂涌上城墙,却已不见人影。忽然他发现了紧系的系绳,冲过去一刀砍断!

在城墙的半截处,在星光闪烁的黑夜里,张潮青坠了下去——一个身影似乎是在夜幕中慢慢坠落下去的。

等到日头一竿,姜山、邱隘、五乡硤三乡的乡宦与左近各村的族正,共有三五十人,已经奉命急急赶赴村衙。县太爷走到正堂后门的檐下,峻厉训斥:“周韩、横泾、石山弄,你三村昨日来求清白交税;可是你等抗官抗

法,袭杀官军二百余人,官府只要你等交出为首三人,此案便就了结。不意你等回去,便策动半夜来刺杀本官,实在是过分可恶!”

院子里众人惶急之中,顿起骚动。伺立一旁的把总凶神恶煞,铮然一声拔刀在手,喝令众人住口。

县太爷随即道:“既然如此,自今日起,你等三村日用百物,不得于城中与四乡交易,如有违者,交易双方一体查办!”

三村之人本欲申言,却又全部憋回,只剩了干瞪两眼。

县太爷话锋一转,又厉声说道:“你姜山、邱隘、五乡硤三乡,原自有三宗罪:参与聚众进城,挟知府烧县衙,本官按下不究。暴民兴师动众,设伏袭杀官军,你三乡万千乡民,竟无一人告官,只要官府的好看,本官也按下不究。直到现在,你们纵容恶徒盘踞三村之外的羊亩之地,以图谋划盗匪刺客之举……”众人按捺不住,又哄然喧哗起来,却又把把总与官兵喝止住。

县太爷由此断然说道:“你等三乡,全不念官府恤民之意,自平粮税、立盐界、拿纵犯之告示以后,既不协官府拿

交人犯,反而纵放逃匪行凶!既然如此,自今日起,你三乡一概停止收税,以后再做理论!”

众人这时候两眼发直,大汗直流,齐声喧叫冤枉,已经禁绝不住。他们晓得,县太爷意有所指就是这两天纷传的周韩横泾石山弄墮民之说!如此一来,除了现世作孽,子孙后代生下来额头上都是会刻了贱字的!

县太爷此时已经转身进楼。
凶狠的官兵不由分说,立即将乡人推搡驱赶了出去!

到了门外,三乡围住三村的,凶凶地吵嚷叱骂起来,本来好好的,平粮税立盐界,到了手的太平日子!你三村几个鸟人,什么秀才大将军,偏要偷偷摸摸刺杀县令,把事情弄到如此地步,这可怎么办?!三村人灰头土脸,焦头烂额,快快地走了。

周祥干坐在屋中提笔书写,交代后事。刚刚停当,就闻“噼噼噼”的打门声。出门一看,不由大吃一惊!原来经由乡官的挑唆游说,数百名外村的乡民拥到周韩村,已经密密匝匝将周家大宅围住了!

鄞变一八五二

徐姓氏

